南村草堂文鈔

新化　鄧顯鶴　湘皐

修太平原龍泉山祖塋暨先府君先孺人墓記

鄧氏之先塋左曰太平原（俗呼太平塘）後曰龍泉山自始遷祖以下族葬於此同兆異穴鱗次成行無昭穆左右冢前各立一石碣僅辨識而已太平原之中爲始祖平山府君始祖妣易孺人其北一行嚮左爲六世祖濟又後一行迤右爲六世祖祖妣龍孺人龍孺人之旁爲高祖聖楚府君著子祔於母云聖楚府君之前三行嚮右爲祖考　贈文林郎崧堂府君由平山府君而南一行中爲高祖妣譚太孺人又南二行稍右爲祖妣　贈孺人劉太孺人劉太孺人之

後一行稍右爲前母李太孺人劉太孺人之前卽山麓也
先府君　例贈文林郎㕣峰府君先妣毛太孺人祔葬於
是其東則叔父鉅野君也山巔爲曾祖祭田族人不得而
有松堂府君以其近先塋也廢而不用者三世府君卜其
地吉遵命祔葬而先孺人暨鉅野君之喪相繼舉焉皆府
君意也曾祖　　　妣贈文林郎巖隱府君曾祖妣　貤贈
孺人李太孺人合葬龍泉山之北第一行畸東中隔二冢
距太平原僅數武二山與兆相望鄧氏子姓羅列錯居其
旁藩溷雜遝瀆褻徹冢石碣剗落先府君盡焉傷之刱議
修而未果也乙亥丙子疊遭大喪旣祔葬先府君先孺人
暨鉅野君於其麓禮後乃敬終我府君未遂之志自平山

府君而下至鉅野君凡十四塋每塋方圍鑱石中寘以厎土前竪石碣大書深刻其官贈氏號於其上先府君暨先孺人兩塋相距亦一冢圍以石檻廣徑二丈六尺高三尺有奇表以石碣高將砌是族纍行過是路者望而知爲吾父吾母之所托體也周禮墓大夫掌萬民之族葬月令以孟冬審塋邱壟之大小高卑貴賤等級今 制五品以上始得立碑龜趺螭首俟示行路自傷卑賤不能有命於朝可榮泉下而塋前數尺地卽爲樵牧畊種之塲並不得下準於庶人九步之例可哀也已旣徵工竣事以一羊告於祠版而又詳記其本末刻石以示來世凡費緡錢四萬有奇皆海內賻贈之餘敬援古者不家於喪之義亦禮所

云求仁者之聚以祀之也嗚呼後之子孫尙其敬念之哉
其地在寶慶府新化縣北鄉下渡村梓木衝二山相距百
餘步首辛趾乙距縣治十五里鄧氏蓋世居於此云嘉慶
二十有四年己卯歲寒食後二日顯鶴謹記

修先塋後記

距修太平原龍泉山先塋之後六年而伯兄逝又後十八年而琳兒與仲兄相繼逝皆祔葬太平山麓中以顯鶴官守鄉邑 國慶典得推 恩贈先府君先孺人暨前妣李孺人如制比又應 詔上李孺人孝行及族中三節婦於 朝獲 旌 命下於法宜立石建坊而前修塋時所用石質理不堅多泐修宜敬易是不可不亟修矣塋之左有山巽然多石而堅於是召工闢採鑿而致之周圍爲甃方巨石鑲砌剪塋碣石皆易敬書所贈官階旌表姓氏如例前爲華表兩旁留隙地以待續命後爲四柱柱鐫族禁條格特詳旁爲四孔銜欄木各四如柵式所以禁

踐踏也龍泉山巖隱贈君李太孺人兩塋頹圮尤甚改用
細甃堅石鑲砌中用磁碗甃巖隱丞墳四字周其左方實
以灰土堅築如法而高碣其上方趺圓首大書贈官氏號
塋北有井甘洌異常龍泉所由名也族人羣取給於是汲
者曉夜不斷水勞易渾且多壅石而疏之界爲四以次吐
飲噴瀉而出所以蕩滌澄清符葬經所云眞應泉也李太
孺人之下爲　旌表節孝謝孺人墓孺人與李太孺人爲
再從姊娌其平居相好無尤卒後太孺人四年葬同山同
日聞之先府君茲山實因謝孺人而得今其後裔衰落甚
不絕如縷豈山之靈獨鍾於予家而不能偏蔭族人耶抑
盛衰隆替之別有故耶重可感也是役也肇自甲辰夏訖

於戊申春凡閱五年始成以陰陽家言選日避方隅故遲之又久凡費緡錢十六萬有奇葢工費多於前云俗矣嗚乎方余之始事於先塋也其時大喪初免諸子方幼稍長者又餬食他方伯仲兩兄實督余將事所以銜恤營度茹辛貧土者皆前日事曾幾何時兩兄先後奄逝諸兒長成各有四方之事其略化者且隨諸父共一丘而余以老病待盡煢煢然守墳墓之身竭力營繕賴先人之靈得綴死須臾以略申情事於萬一其幸可言哉其痛可言哉三節婦一郎謝孺人一爲族伯祖昌桃繼配曾氏葬地在始遷祖玉堂府君墓兆下與太平龍泉二山若鼎峙然其一則族兄顯仕娶李氏顯仕固學於吾祖稱高足未青一衿而卒

者也氏賢而有節操能安貧吾母毋稱之葬太平原之右
與前妣李孺人孝行同　旌例得並書道光二十有九年
歲在屠維作噩秋七月丙申朔甲子日謹記

曾大父巖隱贈君還遺金碑後記

曾大父巖隱贈君還遺金事從子瑺已詳志其事入石矣念茲先德非得當代大人先生表之無以昭示鄉里取信後世曾丁未秋今　太子太保湖廣總督裕公巡閱南來余攜琮見迎謁於浯溪舟次擻以為請公欣然賜題謹捧歸時適邑修郡志孝義張公方守寶慶見之曰式閭表宅守土責也乃屬顯鶴撰傳入志而下其事於縣令李侯立石表於道左夫還金之事甚小吾先人一節之善非有沒世之名存於中也而鄉曲傳聞久而不替為之子孫者又為之表揚稱述使其事炳焉著於志乘昭耀於行道耳目亦可見為善無不報而先人生平梗槩敬可想見一二故

既詳其事復爲後記用識立石緣起使東西行過是路及吾子孫念昔先人者有所感發興起云道光二十有九年歲次己酉春三月

附兒子璪還遺金碑記余家自聖楚府君入　國朝棄巾服爲遺民單丁不振高祖嚴隱公始以孫貴　贈文林郎贈公多隱德而還遺金一事鄉里尤豔稱之贈公家甚貧值歲大饑曾叔祖賢儒君於距家里許之崗根衕拾遺金一封包裹甚固持歸以視贈公驗其包裹之布破裂補綻知爲貧家物也惻然曰是可不爲人家性命慮耶亟往所拾處待之弗遇次日復往其人倉皇至贈公問曰得毋失金耶曰然問何從得金則泣曰家貧

年荒無所覓食不得已鬻田宅得錢值攜妻子往粵治生而不慮中道之失也驗其數合還之其人啜泣稱謝長跪不起曰某家產業盡於此非公且率妻子投江水死矣至今談者猶記其人爲赤石羅姓佚其名云瑤謹案 國朝雍正閒我 世宗憲皇帝詔令民閒有還遺金者守土吏以聞嘗賚倍其數且給予職銜冠帶其時民閒競相傚慕以還金受厚賚者相望 宣付史館其諸有所勸而爲歟若吾贈公之事在康熙末年公以僻處窮村目擊鄉鄰瘠苦惄焉行其心之所弗忍求其心之所可安而已豈稍有沾名市譽之意存其閒耶宜鄉人嘖嘖稱道至今百三四十年之久猶弗衰也夔

齠齡時聞先府君與叔父談此事侍側竊聽府君笑曰汝亦解耶稍長請於拾金所立貞珉大書其事俾鄉人往來過者有所矜式府君曰此先世隱德彰之或非所許然汝言亦吾志也嗚呼余父沒已數年叔父亦冉冉老矣懼其事之久而就湮思爲文以識會族人念吾貽公不已請即其地建立碑亭叔父以爲然小子瑞謹受命爲記嗚呼後之子孫稱頌先德尚思所以敬承之哉

壺天劉氏故宅記

先祖母劉太孺人本新化横陽山人其父劉翁居湘鄉之壺天以居積致小饒有宅三區愛其女不輕字人年二十五始贅吾祖於老宅時雍正壬子也踰六年乾隆丁巳生吾父攜歸新化又四年辛酉生叔父鉅野君故吾父號靈之地實在壺天瀕鷀資江者舊集序所云漣灘壺天實先子誕生之地每過斯土如出里門是也劉氏式微宅屢易主先子表兄邦達偕其姪應倫從鉅野君宦山左鉅野君戍伊犂時邦達已前死從兄鴻以其骨歸葬鄧氏之檀井邊應倫流落山東居東昌余嘗見之於京邸其時有三女而無子後遂不相聞問應倫弟應甫居壺天有子一人曰

紹富余官寧時嘗來署中其人好酒喜博無他能余少資之輒以付賭場酒肆先雲渠兄往來壺天嘗訪得劉氏故宅書示顯鶴思贖歸畀紹富爲授室生子以存劉祀卒卒未果而余去寧先兄旋捐館舍今忽忽十年矣己酉十月二十五日攜琮兒歸自長沙宿壺天紹富來見孑然一身生理盡矣問其先世葬地僅能言其處高曾名諱及生卒年月茫然不復省記念劉氏無人余家遠在三百里外今紹富益窮且老余又力絀年迫無能兼顧再閱數年紹富死劉祀斬矣纍纍荒塋誰與守者贖宅之舉益不可緩矣琮請於余訪諸市人有劉十四者頗能言劉宅所在指闕數遷無確證最後紹富以一人來曰鄒又英亦劉出撫其

父曰某嘉慶中曾留余至其家見其母先子之表姊也能敘述兒時事先子方健在聞之至爲泣下時又英尚幼今亦老矣言其家買得外氏老宅即先子誕降地也琮喜即欲成契會有梗之者復不果次晨匆匆别去歸語兒子璟求先兄遺文謚之不得爰拍筆粗記梗槩以貽諸子當亟勉成之毋使吾父降生地淪棄於一闤之市而劉氏抔土有故宅存亦得少有憑依不致湮滅藍天蔓草間長爲餒鬼當亦仁人孝子之心不能自已者矣是歲冬月朔顯鶴謹記

高橋譚氏先塋記

距吾家五里許有地名高橋以橋得名也橋之東有塋地廣徑三丈許前臨深溪怪石簇立如惡鬼猙獰可畏於形家法不得葬鄧氏譜載四叔祖之墓在焉余聞之先府君曰非也此汝高祖妣譚太孺人外家之塋也譚氏無後汝曾祖譚所出也不忍其無主故世世子孫謹守之然則譜誤乎曰非誤也不得已也塋則譚氏祭則鄧氏將有何其閱而譏之者故曲言之不得已也此吾先人之苦心也小子志之其後府君棄養丁丑戊寅間余讀禮山中偶以事經其地詢之土人其旁有譚家衝譚家垣皆以譚姓其地問其得名之由無能稱述蓋譚氏之墟久矣嗚呼天絕其

嗣猶幸袁門之女守此一抔土而又併其姓而滅之可哀也已謹按禮有公厲族厲之祭月令仲春掩骼埋胔先王不忍使無後之鬼暴無主之骨故制爲祀典垂之厲禁而後世仁心爲質之君子荒塋古冢動色戒勿犯矧譚氏我曾祖所自出譚氏絕鄧宗即其主護其松楸戒其樵牧歲時奠食紙錢一陌麥飯一盂率家人展拜禮也亦仁也必如諸所云再世而後吾子孫有不知其爲譚氏者不尤大可哀哉謂宜立石塋前大書深刻譚氏先塋四字而詳序其本末於碑陰以明示後世知所考焉末俗澆漓生理塋隧壓去其鄉敝屣祖宗廬墓如遺唾不復顧否則惑於形家言爭塋盜殯有衣冠士族嘗牛醫兒僧之骨爲祖父者

矣今以所出者之子孫世守其先世外家之塋歷百餘年之久而其地又惡劣不中葬法非有所利而爲之也而吾先人書之家譜猶必曲爲之辭誠有所畏而然也豈非世道人心之大可懼者哉四叔祖諱之棨未成人而卒以殤禮葬於舍北之檀井邊今迷其冢云

嵩鄉五都申明亭記

鄉亭之制始於秦漢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其法五家爲伍二伍爲什十什爲里十里爲亭有居舍公廨屯積聚落若今之村堡市鎮巡檢分防者然其制有下亭都亭街亭旗亭之異其職有亭侯亭長亭父亭目之分與鄉三老嗇夫游徼同選高年長謹公平之民爲之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盜賊有事伍長什長達之里里長達之亭亭長達之鄉三老以次白之丞尉而縣令董其成如身之使臂幹之總條若綱在綱有條不紊上不煩而下不黷官不勞而民不擾卽周禮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遺意三代明王之治不越乎此漢高帝二年令舉民年五十

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者爲鄉三老趙廣漢語湖都亭長曰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於其職有以自效此兩漢吏治之古所以不可及也後世古法漸亡鄉約牌總甲長之類旣非市井無賴爲民厲之徒不肎承充其所謂郵亭驛亭茶亭名目僅供文書鋪遞行李往來休息之所甚則爲莠民盜魁萑苻逋逃淵藪而鄉亭之制蕩然無復古意存矣

我　國家法度修明風俗淳美承前明舊制於天下邑里設申明旌善二亭意至深遠而奉行者或多不善守鄉於湖以南爲大邑五都九號稱仁里其地有余所識曾君行詠慨然思以古制化一鄉倡建申明亭於某地約其鄉之族長里老各率其子弟月吉會於亭中明　朝廷法律宣

長教令與夫父兄宗族訓誡條約遊惰者有罰爭競者有罰凡稚埋博徒一切不遂之事皆有厲禁凡戶婚田宅鬥毆常事公平剖決於此事涉重者始白於官凡境以內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關風化有益地方之舉皆大書其名姓事蹟榜於亭而古鄉亭之制遂復見於今今曾君之殁已十年其子某遵而行之鄉之人以其爲曾君之子也信而從之相與從而新之而乞余一言以告其鄉人夫修教善俗固司鐸者之責也因書其原起而歸之爲我告諸父老率其子弟秀而文者力詩書愿而樸者勤耕作其益勉爲　盛世之良民以無負重建斯亭之意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李氏招隱園一枝亭銘記

芸甫水部闢桂城東隅爲招隱園壘土爲山雜植桂樹數十本嘉卉蓊翳怪石嶙峋坳窪坻埡曲隨地勢茜岑逶遂削若天成其北爲饗館南爲崇臺飛閣浮梁延宇垂阿規折武接不勞登陟而目極千里又於其東爲亭高踞山脊俯瞰木杪叢峯送青遙天混碧翠陰成幄白雲流影旦夕異候晴雨咸宜亭成招賓客侍松甫先生讌其上而落之水部請所以名亭者先生曰茲園據桂城之幽茲山據叢桂之杪余既羈棲於此諸君復辱余之棲以爲棲殆蒙莊氏所云巢林一枝者取以名亭庶有合於攀援桂枝之義衆曰善先生之名斯亭也詞質而義賅言約而旨遠其可

無辭以紀乃屬某記而銘之其詞曰

桂山之幽桂樹之稠有園一區聊以淹留桂山之陲桂樹之枝有亭一椽聊以棲遲亭兮回旋枝兮連蜷一觴一詠息焉游焉我園在左哦亭在右同聲不孤如耕獲耨是木千尋上林萬樹豈無舊巢匪我傾慕縞紵四海廣廈千間豈無嘉賓共此攀援王孫歸來平子所思邈焉高風千古一枝樹焉滋茂堂焉肯構我銘不夸公德是懋

我園記

我園者蕚盧先生之園也先生僑居桂嶺名其園爲我園番禺呂君堅嘗記之道光癸未先生移居獨秀山之西闢其旁廢地爲園因洿而沼植援而徑高樹蔭日修篁引風又於其西爲水榭面倚秀峯青壁斗絕若天墜地出獻媚逞奇於是獨秀之秀遂獨爲此園有落成先生仍大書我園於其上而屬余爲記且曰余之以我名園久矣有我斯有園園從我生我以園寄今我無異於故我茲園豈異於昔園湛然者亦我之池峩然者亦我之山蔚然翼然者亦我之木石亭榭凡可以娛我之耳目怡我之神志者皆可作我園觀必欲執園而求之是何異指迹以求履刻舟以

求劍也吾子居我園久可無言以紀余曰達哉先生之言天地一遊旅也何一爲我之所有造物無盡藏也何一非我之所有滯我則因喪我則蕩惟至人無我而無往不得其爲我可有園亦可無園可我園亦可人園我我非主人我非賓昔我非幻今我非眞去我就我何疏何親我失我得何果何因明乎此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無不可與之人語次客有進者曰昔漫叟居永以吾名溪今先生之名園也將毋同或又曰茲園微於昔而顯於今有俟之道殆昌黎所云俟德之邱者是皆不可以無言遂書其語以告後來之遊斯園者

聚園學詩圖記

詩之名始見虞書學詩之旨始詳魯論與觀羣怨孔門七十二子之徒皆與聞其說而過庭之訓面牆之誡獨於伯魚一再發之及門諸賢且有疑其私者唐宋以來詩人必曰李杜韓蘇然知律如宗武有集如斜川能承家學者不數數覯若韓氏諸郎且不免金根之誚蓋學詩之難父不能得之於子如此余自早歲以詩遊天下天下士大夫不鄙棄余因得稍稍知天下之能詩者然縞紵所及不過十之一二而其中每多名父子如錢唐吳穀人祭酒及其子小穀舍人漪阜西穀通政淸鵬臨川李松甫郎中及其子春湖侍郎宗瀚儀徵汪劍潭司馬及其子竹素觀察全德

竹海舍人全泰南豐譚鐵簫太守及其子桐生大令袖同梯丞副使錫洪皆卓然以詩名一時余皆與之為紀羣交嘗歎當代詩學之盛見於一家著述者如此其衆自官甯鄉校官遂與天下士大夫隔然天下士之能詩而遊湖湘者余未嘗不奉羔鴈焉久之得二樵二樵故工詩又好金石文嘗得寶鼎三年甎於其鄉道塲山之麓因以名齋而手拓其所得古甎自漢建元以下有歲月年號可稽者八十餘種裝潢成冊余為紀以詩因與定交又從二樵得讀其先人鏽莊先生粟園雜興詩幽澹閒遠似王右丞孟處士儲太祝姚武功一輩人吐屬已又出粟園學詩圖卷索余記且曰子非苟於言者將藉以告天下後世余受而讀

之乃知二樵之學所自來而其詩爲不苟也夫詩以理性
情其要歸於忠孝孔門之學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
其訓伯魚則曰汝爲周南召南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合忠
孝而爲言則其言浮含忠孝而言爲則其爲僞浮與僞均
不可以爲詩也然則學此者知必有道矣二樵曰挾其業
以遊天下今且老矣追憶兒時庭誥之地而命之語繪爲
圖徧徵海內士大夫詩文歌詠紀載其事以爲天下後世
但傳各家私集在世一日則聚圖之詩必與俱存是眞仁
人孝子之用心獨此而爲詩豈猶有浮與僞之弊與雖欲
不進於古之所稱詩者不得也余諾二樵記此卷於是三
年矣今二樵又將去湖湘而遊秦隴聞以書來告且促余

交余未得見繖莊先生獨喜能交二樵獲讀其詩因想見其襟懷志事及其門庭素業淵源作述之雅竊謂粟園一家之學當長存天壤不藉人言而余言又非能爲輕重者然由二樵之意推之則烏可無言竭蹷爲此不能道其一二亦聊以識余與二樵之交情云爾若夫名闡之義則卷中諸君詩文皆能言之不復贅

謝心田觀理邵陽育嬰堂記

事有天地所不能為君相所不及為守土牧令所不暇為而一人為之足以彌天地之憾補君相之缺謝守土牧令之責者莫如育嬰一事寶慶向有慈幼局始於南宋理宗時歷元及明廢墜已久至我 朝康熙二十年邵陽車先生萬育始以私產若干建保赤堂顧乳媼收養貧家子女蓋距穆陵時已四百四十八年矣其閒豈無一二慈祥守令賢邦人君子相與維持於不敝乃緜歷歲年至車氏出始紹斯舉今距車先生時又百餘年矣雍正間奉
世廟特旨詔天下建育嬰堂於直省以收遺棄窮檐赤子
上廑 聖懷肫肫在抱薄海臣民咸踴躍趨事而吾

郡人於東先生所建保赤堂及田歲久漫廢鮮有存者今拜堂屋之地基不可復識矣豈不可傷也哉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之而已而不能必人之不自戕所生君相以養人爲事養之而已而不能必人之不自棄所養至於自戕所生自棄所養鷙禽猛獸且不爲而人忍爲之且恬然不知怪雖以天地之大君相之尊亦無如之何也是豈人性不如鷙禽猛獸哉世道凌夷生齒日繁生計日隘衣食之源迫子女之愛薄彼誠有所不得已也於此有人焉爲之經營籌度使不以衣食故戕棄其子女豈非彌補天地君相一大缺憾哉吾於近人服邵陽謝心田君其好善也如飲食嗜欲然爲之不厭皆有名迹而其

最著者尤莫如倡捐育嬰堂一事既訪得車氏舊址於縣治內曹婆井出私錢三百餘緡倡建堂宇復捐腴田三十三畝有奇值價一千二百緡又輸錢五萬以始其事已又倡同人蒇捐合得萬金有奇以其租息顧乳媼收養如車氏法繼廉得其狀不實乃改令產者自乳驗實給以值自是費裕而法密經理者皆有什件簿錄可以行無弊事始於道光二年至二十七年大凡活子女一萬有四百四十八口或曰謝氏一人之善行之一鄉一縣而已而遽以彌天地之憾許之不已泰乎曰非也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必於物有濟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今海內州縣千七百有奇如使一縣得一人焉如謝君者歲可活嬰稱無算豈

非生靈彌綸太和翔洽登斯民於仁壽之宇哉君故曰得一人焉可以彌補天地之缺憾謝賢守令之責者也余嘗識謝君於長沙旅寓其人貌朴而言吶循循然長者也迫余來主講東山兼修郡志而君已先逝矣其孫永謨從余遊出賓興堂條例求文以告後世因爲之記且大書其事於郡志片書之末云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六終

新化　鄧顯鶴　湘皐

寶慶重修召伯祠議從祀名官職名記

周太保召康公

右正祀一人

宋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邵州事封汝南伯謚元公先賢營道周子

宋祕書省校書郎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先儒崇安胡子寅

宋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謫守邵州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先儒開封張子九成

宋除將作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差知荆門軍權邵州儒學

事謚文安先儒金谿陸子九淵
宋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起通判
邵州建陽范公如圭
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東陽潘公燾
右配享六人
蜀漢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駙邵陵太守襄陽習公珍
右蜀漢太守一人
晉邵陵太守丹陽葛公悌
晉邵陵太守鄭公融
右晉太守二人
梁太學博士長沙內史行湘州府州事歷邵陵太守汝南

周公宏直

梁邵陵太守劉公棻

右梁太守二人

唐武安軍節度使邵州刺史龍潭鄧公處訥

唐邵州刺史太原王公鍔

唐邵州司戶參軍京兆韓公泂

右唐刺史二人參軍一人

宋宜融十州都巡檢遷西上閤門使歷知邵州州官文曹公克明

宋贈尚書右僕射前通判邵州謚康懿濟陰任公中正

宋知邵州尚城危公祐

宋潭澧鼎沿邊同巡檢就知邵州開封史公方
宋荆湖南路兵馬鈐轄知邵州洛陽郭公逵
宋知邵州關公杞
宋知邵州陳公仲孫
宋邵州通判權知邵州桂陽朱公輅
宋知邵州上黨王公彥
宋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起知邵州拱州許公圻
宋知邵州胡公華公
宋知邵州王公恪
宋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莆田蔡公咸
宋知邵州莆田黃公沃

宋知邵州傅公伯椕
宋知邵州鄞縣史公彌寧
宋知邵州三衢劉公保
宋通判邵州臨川向公浯
宋祕書省校書郎通判邵州開封鞠公詠
右宋知邵州十五人通判邵州四人
宋寶慶府知府趙公善
宋寶慶府知府李公大謙
宋寶慶府知府長沙趙公粤
右宋寶慶府知府三人
宋通判寶慶權知府事富川桂公鍔

宋通判寶慶府諡忠愍吉水曾公如驥

右宋寶慶通判二人

宋將仕郎充邵州州學教授徐公興可

宋邵州教授許公之望

宋邵州司務參軍曾公庠

宋寶慶府學教授梁公士奕

宋寶慶府學教授韓公伯修

右宋寶慶教授四人參軍一人

元寶慶路總管高昌本牙失里公

元寶慶路總管元顏思中公

元寶慶路達魯花赤蒙昌宰馬曾丁公

元寶慶路同知忻公都
元寶慶路判官王公招孫
元寶慶路判官文殊奴公
元寶慶路推官江夏聶公炳
元寶慶路教授方公大年
元寶慶路教授劉公秉懿
元寶慶路學正賀公道翁
元寶慶路學錄何公憲
右元總管二人達路花赤一人同知一人判官二人
推官一人教授二人學正一人學錄一人
明寶慶衛指揮同知贈中書省參知政事安化賀公興隆

明湖廣左參議分守下湖南道福建楊公逢春

明湖廣左參議分守下湖南道全州舒公應龍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襄城馮公露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錢塘金公學曾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晉江黃公克纘

明湖廣參議分守下湖南道長洲伍公袁萃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漳南王公志遠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屏山楊公楷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新會黃公公輔

明湖廣參政分守下湖南道四川郭公士亮

明湖廣參議分守下湖南道嵋峨劉公佐

明寶慶府知府高密儀公智

明寶慶府知府蕪湖嚴公恕

明寶慶府知府吉水蕭公岐

明寶慶府知府湖口周公冕

明寶慶府知府山東戴公新

明寶慶府知府婁公啓隆

明寶慶府知府諡貞肅黄巖謝公省

明寶慶府知府海寧胡公世寧

明寶慶府知府晉江田公嵩

明寶慶府知府獲嘉石公鳳

明寶慶府知府固始方公任

明寶慶府知府資縣鄧公繼曾

明寶慶府知府上虞陳公楠

明寶慶府知府羅山劉公啟東

明寶慶府知府擢陝西行太僕寺卿鈞州郭公學書

明寶慶府知府廬陵劉公桼

明寶慶府知府祥符陸公東

明寶慶府知府興化李公德懋

明寶慶府知府邯鄲冀公光祚

明寶慶府知府永川凌公伯曾

明寶慶府知府閩縣林公文熊

明寶慶府知府太倉李公吳滋

明寶慶府知府高安熊公茂松

明寶慶府知府臨安陶公琪

明寶慶府知府同安林公龍采

明寶慶府知府諡烈愍鄞縣李公振斑

明寶慶府同知程公斗南

明寶慶府同知德清蔡公中孚

明寶慶府同知吉安劉公邦寀

明寶慶府同知閩縣彭公誼

明寶慶府同知滁州孟公洋

明寶慶府通判泰和劉公魁

明寶慶府通判湯陰魏公大本

明寶慶府通判諡節愍定州何公三傑

明寶慶府推官壽州李公清

明寶慶府推官行取吏科[illegible]中南昌楊公廷蘭

明寶慶府推官行取吏部主事晉江丁公啓睿

明寶慶府推官廬陵劉公仕登

明寶慶府推官東莞李公夔日

明寶慶府經歷安吉莫公如德

明寶慶府照磨宜城梅公蕃祚

明寶慶府教授晉定胡公淮

明寶慶府教授安福朱公杞

明寶慶府教授安福王公世定

明寶慶府訓導町江危公純
明寶慶府訓導龍溪高公麟
右明指揮同知一人分守道十一人知府二十六人
同知五人通判三人推官五人雜職二人教職五人
皇清寶慶府知府濟南張公維養
皇清寶慶府知府汝南傅公鸞祥
皇清寶慶府知府蘭陽梁公碧海
皇清寶慶府知府睢城王公紐
皇清寶慶府知府商邱宋公吉金
皇清寶慶府知府大興俞公存仁
皇清寶慶府知府太平王公瑋

皇清寶慶府知府徐公以豐

皇清寶慶府知府湖陽鄭公之僑

皇清寶慶府知府新建夏公家瑜

皇清寶慶府知府會寧柳公遹祖

皇清寶慶府知府南豐譚公光祜

皇清寶慶府同知大興蕭公嘉熙

皇清寶慶府同知萊蕪朱公燦

皇清寶慶府同知遼東唐公宗堯

皇清寶慶府同知新城何公璘

皇清寶慶府通判鐵嶺白公美玉

皇清寶慶府通判武進董公承煟

皇清寶慶府推官江寧朱公應昇
皇清寶慶府推官桐鄉鄭公緇宏
皇清寶慶府推官安福顏公象龍
皇清寶慶府教授德安黃公師憲
皇清寶慶府教授瀏陽蔣公識熙
皇清寶慶府教授益陽劉公恩龍
右國朝知府十二人同知四人通判一人推官三
人教授三人
右東龕從祀一百二十六人
晉邵陵令漢諱衙公京
右晉令一人

唐監察御史攝邵陽令宇文公寘
唐邵陽令呂黎韓公謹煇
唐邵陽令馮翊莊公齊
唐邵陽丞滎陽潘公湎
唐邵陽尉河內穆公贇
右唐令四人丞一人尉一人
宋知邵陽縣衡陽侯公延慶
宋知邵陽縣衛城周公嗣恭
宋邵陽主簿桂陽邵公煜
宋邵陽主簿湘鄉劉公伉
宋邵陽主簿零陵李公敏

右宋知縣二人主簿三人

元邵陽縣尹温公淵

元邵陽縣尹羅源范公天貴

元邵陽縣丞巴陵𣑽公志元

元邵陽教諭黄公文孫

右元縣尹二人縣丞一人教諭一人

明邵陽縣知縣武功薛公得中

明邵陽縣知縣上虞貝公秉彝

明邵陽縣知縣孫公浩

明邵陽縣知縣四川何公永芳

明邵陽縣知縣新淦黄公惠

明邵陽縣知縣韶州盧公泰
明邵陽縣知縣徐州王公永
明邵陽縣知縣臨桂徐公淮
明邵陽縣知縣內江何公問
明邵陽縣知縣應天金公麟永
明邵陽縣知縣金州馬公才掄
明邵陽縣知縣上元鄭公守矩
明邵陽縣知縣桂林經公仁木
明邵陽縣知縣羅山趙公維坤
明邵陽縣知縣瀘州張公楗
明邵陽縣知縣建水洪公文淵

明邵陽縣知縣歸安吳公仕昂
明邵陽縣知縣廣西劉公登庸
明邵陽縣知縣新建喻公應問
明贈太常卿邵陽縣知縣廣昌黃公孫茂
明邵陽縣知縣張公執端
明邵陽縣丞行取吏部主事永嘉周公舟
明邵陽縣丞烏撒陳公式
明邵陽縣丞馬湖羅公欽
明邵陽縣丞泰和羅公欽
明邵陽縣丞茂州蔣公雄才
明邵陽主簿山東楊公幹

明邵陽主簿南充黄公琢
明邵陽主簿四川冉公師舜
明邵陽縣訓導邑人徐公良
明邵陽縣教諭永新劉公同
明邵陽縣教諭祀名宦黄巖符公匡
明邵陽縣教諭閩縣鄒公文元
明邵陽縣教諭晉江李公廷柱
明邵陽縣教諭祀忠義貴州王公紱
明邵陽縣典史李公棨

右明知縣二十一人縣丞四人主簿三人教職六人

典史一人

皇清邵陽縣知縣興化楊公演

皇清邵陽縣知縣永春顏公堯揆

皇清邵陽縣知縣臨淮蔣公其昌

皇清邵陽縣知縣承德張公起鵾

皇清邵陽縣知縣長洲王公谷

皇清邵陽縣知縣汲縣陳公起元

皇清邵陽縣知縣廣西李公架

皇清邵陽縣知縣太倉王公昭祓

皇清邵陽縣知縣東昌鄭公良相

皇清邵陽縣知縣任邱高公應遴

皇清邵陽縣知縣海陽楊公墳

皇清邵陽縣知縣河源蕭 公崑璟

皇清邵陽縣知縣桐城力 公世仁

皇清邵陽典史擢陞本縣縣丞紹興許公名朝

皇清邵陽縣丞中牟張公銓

皇清邵陽縣教諭德安王 公之祚

皇清邵陽縣訓導蘄水周 公從文

皇清邵陽縣訓導鄖西李 公上苑

皇清邵陽縣教諭黄岡鄭 公昂

皇清邵陽縣訓導沅州劉 公淮

皇清邵陽縣教諭黄岡陳 公祖羲

皇清邵陽縣訓導沅江周 公大晉

右　國朝知縣十三人縣丞二人教職七人

右西龕從祀七十二人

寶慶稱古南國宋以前爲邵州說者謂召伯循行憩茇實經其地今附郭縣治東三十里故有甘棠渡召伯祠在焉見於宋王象之輿地碑目宋人文集中往往稱引爲故實其來久矣古老傳聞前明成宏間棠蹟猶存居人以游觀之擾伐去當事至求其人以治之隆慶初直指郜公光先經其地感興蔓檄參議張公仲謙郡伯陸公東修復立祠萬歷中郡守李公復檄邵陽令王君格丞黃君希舜拓地重建而郡城內故分守道署之召伯祠則擘於嘉靖癸卯太守徐姚王公嵩蓋在郜公檄修甘棠渡祠之先二十五

年天啓改元參議楊公楷復移建於愛蓮池右其時兩祠相望守土君子汲汲修治不遑如是鼎革後均燬我朝順治十六年參議靑城韓公廷芑太守齊東張公惟善邵陽令滁州漆君嵩錫始遷建於西關外春秋致祀皆於其所今又二百年矣雖其閒時有修葺而歷年既久傾頹特甚道光二十有四年河曲黃公權守寶慶甫下車瞻謁祠宇慨焉興歎以修復爲己任越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舉乃屬邵陽令桐城汪侯鼎而新之凡爲堂一爲廳一前爲頭門堂後爲房二以棲緇流門之左右爲兩舖舍召民居以其租入備歲修亦以便居守時啓閉也堂高庭廣繚以崇墉炮湢燕息寢處坐作一切器用備具侯又出私財買租

助祭事凡費緡錢六十萬有奇不假公帑不貧民力三閱月竣事可謂勞矣工成來徵余言且商所以祔祀於廟者先是顯鶴來領濂溪講院事時郡志歷久缺修黃公以編纂之役謬諉因得歷考邵州置郡以來統部守土諸君子勳蹟代不乏人而名宦之祀寥寥議擇其尤昭著者祔祀召伯祠以志甘棠之愛公亟韙余言未幾公擢守大定去侯以謂其議出自顯鶴不可終止也因以其事專屬顯鶴乃讀發史傳官書兼徵父老傳聞軼事凡得統部守土及佐貳儒學若干人謹議於堂之中爲三龕中祀康公以宋周子以下六人配享左龕從祀贈邵陵太守習公珍以下一百二十六人右龕從祀晉邵陵令潘公京以下七十二

人都二百四人皆依時代官資順敘而大書其爵里諡號行姓于上嗚乎郡始建至今千七百年矣地小而瘠代罹綿邈治少亂多非特有賢邦君父母鎮撫而綏輯之吾儕小人其能安井里而長子孫綿綿延延至於今日乎今以州民而進退千七百年以前之邦君父母其意良厚其迹近僭顧子實生我躬被焉而不知感世受焉而不圖所以報又豈所稱斯民直道之公也既以復汪侯且記其緣起於郡志禮書之末垂示將來俾後之從事於祠者有所考焉侯皖桐世家族父尚書公嘉慶初總督湖廣以清節著天下所稱稼門先生者也家有治譜侯能謹守而敬承之造福於吾民當未有艾甘棠之愛獨邵人所得私哉祠在

今縣治西門外二里許襄其役者縣尉吳君士斌邵陽縣
學廩生王生遐褰也終始弗懈王生之力尤多例得並書

重修朱子五忠祠續修五忠祠記

五忠祠

晉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閔王承

宋贈直龍圖閣通判潭州軍事瀏陽孟公彥卿

宋贈直龍圖閣通判潭州事瀏陽趙公民彥

宋贈武節大夫武經郎將官劉公玠

宋贈左監門衛將軍賜號忠節兵官趙公聿之

以上正祀五人

晉贈襄陽太守湘州長史長沙虞公悝

晉贈榮陽太守湘州司馬督護諸軍事長沙虞公望

晉湘州主簿長沙桓公雄

晉湘州參軍議曹祭酒長沙韓公階

晉湘州別駕春陵令易公雄

晉湘州從事邵陵周公崎

晉湘州主簿長沙鄧公騫

以上從祀七人

宋贈成忠郎民兵前鋒瀏陽謝淳

宋將吏王暕

以上附祀二人

後五忠祠 祀宋

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謚忠節衡山李公芾

宋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醴陵楊公霆

宋知湖南衡州府事安撫參謀長沙尹公穀

宋湖南安撫幕屬茶陵顏公應焱

宋湖南安撫幕屬安仁陳公億孫

以上正祀五人

宋湖南安撫帳下殉節沈忠

宋湖南三學生殉節諸君

以上附祀

後五忠祠 明

大清賜謚忠誠明督師兵部尚書兼武英大學士贈中湘

王謚文毅何公騰蛟

大清賜謚忠毅明湖南巡按御史贈大常寺少卿劉公熙

祚

明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湖南監軍諡文毅章公曠

大清通諡忠烈明長沙府推官贈太僕寺少卿蔡公道憲

大清通諡節愍明岳州府知府周公二南

以上正祀五人

大清通諡節愍明山西巡按御史贈大僕寺卿諡恭節零陵陳公純德

明舉人介烈先生善化馮公一第

以上從祀二人

明湖南殉節文臣諸公

明湖南殉節武臣諸公

明湖南殉節鄉賢諸公

以上從祀

明從蔡忠烈公殉難幕卒凌國俊李師孔陳賢陳世科劉世鳳姓名失考四人

以上附祀

嗚呼此顯鶴官博士時屢請於上官謀於邦人君子欲光復此典而未果者也先是顯鶴修輯楚寶一書憾吾鄉表章忠義之典未盡也議復朱子五忠祠於故城南書院廢址而以宋明末造湖南死事諸公爲後五忠祠凡僚佐僕隸與鄉士大夫殉難者皆與作復朱子五忠祠於舊城南書院議上書　今夫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長白裕

公共略曰伏見宋紹熙中朱子帥潭州於郡城北門創建五忠祠專祀晉譙國司馬閔公宋贈直龍圖閣劉陽孟公等五人并肖從事長沙虞悝邵陵周崎諸人像合祀大賢舉動天地爲昭不可聽其堙廢暨南宋之亡李忠節公以殘疆羸卒拒阿里海涯百萬方張之師至三月之久城陷命帳下沈忠徧刃其全家十數口而後引頸受刃以死其先期就義之尹務實於圍城中爲其兩子行冠禮乃積薪閤室自焚三學生趨赴則見其端坐烈燄中神色不變三學之士感而從死者甚衆潭州城中婦孺相率趨死如歸至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嗚呼何其烈也其時去朱子建祠之日才八十年謂非大賢表章節義之功有以風

爵而與趙之與元時立江陵王廟於天臨路歐陽文公元作碑止知阿里海涯不屠城之德而不知李忠節公府城死守之烈職以爲朱子五忠祠之廢當在斯時侵尋日久并祠之故基亦不可復得矣至前明末造羣盜如麻四郊多壘逆燄所至棄城逃避者比比甚有委君父於賊而希圖光寵者癸未之亂湖外大官以擁護吉藩爲名紛紛遁去獨蔡忠烈公以長沙司李抗賊至寸磔其軀而不顧其前後殉死之劉忠毅周節愍邱寧鄉諸公皆赫赫若前日事乃若何忠誠公撐持湖南半壁以一身周旋驕主悍帥之閒明知事不可爲而崎嶇艱險不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幾幸於一隅一息之存亡卒之身死空城旅殯荒

野今湘潭之流水符側是也此其心則厓山之心其志則文山之志與史忠正之殉揚瞿忠宣之殉桂同例今揚州之於史桂林之於瞿莫不招魂置守建祠奉主歲時伏臘春秋享祀奔走恐後而湖以南獨無半椽一紙之奠於何公於事不順於心難安如之何其可也職官守所司有舉報忠義議正祀典之責竊見舊城南書院故址椽棟猶存荒廢已甚行且夷爲馬廄淪爲菜圃莫若即其地重建朱子五忠祠而以宋明末造殉難諸公合祀其中統名曰前後五忠祠以二百年弦誦之地妥千餘年忠義之魂既於大賢表章崇奉之至意不致淪替而於末世人心風俗摩厲激勸之微權亦不無小補矣書上公亟嘉嘆其時公方布政湖南已

諭令所司核議舉行矣而奉行者不力久之議遂不行今以其地建劉猛將軍廟顯鶴每來長沙館寓其內巡覽旁基隙地尤廣屢爲邦人君子言之而卒無應者瞻仰榱棟浩歎而已今年春之朗江過長沙時陳堯農工部本欽方爲城南院長議合祀陳屈兩賢於妙高峯南軒祠前余聞而喜曰余議其遂行乎蓋二十年前搠議時寧鄉黃虎癡本驥實與聞之以爲議倘不行吾兩人當合募衆力建一祠於妙高峯上以踐初志今犢前言亟商之工部君工部質直好義聞余言忻然許諾别後又致書湘陰左景喬學博宗植敦促之景喬嗜善若渴深以前議不行爲憾故於此舉尤樂助其成今工部五忠祠記實出其手也七月余

從朗歸仍道長沙則祠已告成將擇日刑牲安奉適虎癡
來自黔陽乃以九月初吉偕詣祠安主致祭如禮退而謹
記其緣起如此五忠事蹟炳於史冊無庸述惟邱公寧鄉
已新建專祀且嘗日守土殉節有湘陰令楊君開長沙經
歷莫君可及無由偏舉故易以章文毅公文毅有大功於
湖南以勞卒於永州者也若鄉賢殉節陳節愍公實與明
史二十一人之列根公先生則附見明史忠義蔡江門先
生傳者故明末以二公從祀餘總題殉節名宦鄉賢諸公
不復標名而以蔡忠烈幕卒陵國俊九人殿焉國俊附見
明史公傳余展轉於他記載又搜得四人合國俊爲五人
其不知名姓者四人云嗚呼秉彝攸好人有同心表忠雄

節　國有常憲今以煌煌鉅典謀之二十年一旦成於吾儕二三人之手而公論不以爲僭淸議不病其專豈非大賢之流風餘韻不容終泯而天理之所恃以長存人心之所由以不死者與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望後新化鄧顯鶴謹記

附錄院長陳荇農工部五忠祠記嗚呼此吾湖南胥宋洎明前後五忠之祠也初譙王及孟公五人宋世節南嶽行宮設位以祭淳熙中朱子帥潭州始於郡城之北門剏建五忠祠肖像專祀是後南宋及明之亡潭之士大夫與官於潭者捐軀殉國若李忠節何忠誠蔡忠烈諸公尤赫赫若昨日事嗚呼何忠魂毅魄前後數百年

閒不相謀而相同毋亦大賢之表章崇奉有以風厲而興起之與旣歲久祠之故基不可復得譙王孟公之主乃僑祀於　國朝賢良祠之夾室李公何公則不血食者且二百年於茲湖湘之閒淫祠多矣貞臣誼士之魂乃黯沒若是嗟乎猶有人心其忍此傎乎先是新化鄧湘翁顯鶴修輯楚寶一書憾此典之闕也議復朱子五忠祠於故城南書院廢址並以朱明湖南死事諸公爲後五忠祠並僚佐僕卒與鄉士大夫之殉節者祀焉久之議遂不行道光甲辰秋木欽夫崇祀陳屈兩賢於妙高峰上妙高峰者宋朱張二先生所常講學地也岐南軒祠爲其前楹旣祠兩賢矣左右有隙地求可以棲前

後五忠之神者與兩賢同堂而異室室凡東西四楹五忠祠東序南向後五忠祠西序南向蓋規制雖略而春秋牲殺器皿之供不闕基宇雖不閎而周旋於大儒孤忠之庭亦神之所安也祠成亟諮湘翁及黃虎癡師本騏左仲基宗植擇良日刑牲禮神而奉安焉嗚呼晉宋暨明之末造可不謂極亂之世也與爲人臣者平居北面立夫人之本朝而享其富貴光寵及一旦四郊多壘棄城避逃全軀命保妻子甚或輸地倒戈賣君父以取榮利者相踵也湖以南荊吳之上游也天下有事所必爭之地形勢偏遠無阨塞關隘可以阻險而悍戎惟特一二人傑奮萬死不顧一生之節固人心而報所受扶

名教以風有位而此落落十數公者明知事無成崎嶇艱險竭力所事至或寸磔其軀以死或徧刃其家人而後死或僚屬友朋僕隸感慨而相率縊林木嬰斧質以死嗚呼悲夫死生亦大矣彼豈異夫人之身與何義烈若斯之隆也非夫負至大至剛之氣而概乎有聞於聖賢之道惡能從容堅定如此也夫古人往矣其浩然之氣足以配天地其名業足以光古今固不在後世祀典之有無而百世之下言之者動容聞之者改觀廟而祠之尸而祝之者秉彝攸好之良廉頑立懦之感儆亦有大不容已於其閒者與然則朱子表章崇奉之意其必有在矣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既望長沙陳本欽謹記

邵州前後五忠祠記

前五忠

宋贈敷文閣待制寶慶府通判謚忠愍吉水曾公如驥

明贈行省參知政事寶慶指揮同知安化賀公興隆

國朝通謚烈愍明寶慶知府鄞縣李公振珽

國朝通謚節愍明寶慶通判攝邵陽縣事定州何公三傑

國朝勅祠忠義明邵陽縣儒學教諭貴州王公紱紱一作紱

以上正祀

國朝勅祀忠義生員邵陽劉源澄會士選彭養生儒童劉

人僻義民陳邦基

應祠忠義李振珽烈愍之弟李六鳳周科徐彩烈愍之僕

以上附祀

後五忠

國朝通諡烈愍明贈尚寶卿河南新鄭縣知縣邵陽劉公
孔暉

國朝通諡節愍明四川瀘州知州新化陳公君寵

國朝通諡節愍明四川彭山縣知縣武岡何公大衢

國朝勅祠忠義明贈國子監學錄湖廣羅田縣儒學訓導
邵陽盧公大受

國朝通諡烈愍明兵部員外郎改兵科給事中新寧林公
青陽

以上正祀

錢祠忠義龍陽楊芳循寬義僕劉延劉中劉儀楊持

以上附祀

嗚呼此郡人所稱三忠三忠忠節忠孝特忠之祠今合而祠之爲前後五忠者也初曾忠愍公之死於寶慶也在宋德祐二年明年建炎改元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郡志載其驅家口七人登城投資水死相傳卽今相公潭公死宋元不爲立祠歷二百二十三年之久至明宏治十一年始合祠於參政賀公興隆祠中賀公固以明初守寶慶死元將周文貴之難大祖悼之贈行省參知政事褒死之詞比之巡遠特詔祀於邵陽舊縣學前者也於是人稱二忠祠於後又有三忠祠之建三忠者一爲李烈愍公一爲何節

愍公其一則學博王君也皆以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黨陷寶慶被執不屈至衡見獻忠憤罵不食赴湘水死十七年二月偏沅巡撫李公乾德題請建忠節祠於東山合祀附以死事諸生劉源濬曾士選劉人傑義民陳邦基等人稱三忠祠至　國朝乾隆二十四年大守鄭公玫建書院環二祠於內合五忠為一龕卽今書院內所稱霞屏書屋地是也後圮移於故希濂書院講堂有妄人者更忠節之扁為王儆齋復雜以長生祿位神牌而從祠士民之木主或反遺失於是二忠三忠五忠相沿之舊既紊而忠節之頒於祀典者幾不知何在矣顯鶴自來領濂溪講院事嘗謁祠宇慨然興歎卽以釐正為已責先是顯鶴官寧鄉訓導

時修輯楚寶一書嘗請於 上官議復朱子五忠祠於舊城南書院廢址並以宋明末造湖南死事諸公爲後五忠祠并殉死之僚佐僕隸與鄉 士大夫皆與議未即行道光二十四年秋今城南書院院長長沙陳君本欽用余言乃克合祠於妙高峯南軒祠前妙高峯者朱張講學地也故南軒祠焉陳君旣議祀陳屈二賢於前矣左右有隙地因求所以妥前後五忠之神者而祗及焉與陳屈二賢同堂異室陳君自記其事所云某守雖不閑而周旋於大儒孤忠之庭亦神之所安者也其明年余由朗江重來邵州時河曲黃公權守寶慶以郡志相屬因徧閱官書及各家譜牒又得明末殉節五君子本末乃思仿朱子五忠遺意爲邵

州五忠祠與二忠三忠並祠於邵合爲前後五忠祠爰發其端於志稿禮書忠節傳論黃公又亟韙余言事未及行而公擢大定去余戚陳君之弼請來躬任其事公聞而嘉之以其事序入志跋中會陳君以經理新化城工書院義倉諸務不果來而謝公祠漸成將奉主入祠乃與邵陽學湘鄉彭君泮中謀復忠節祠額盡撤長生祿位神牌於謝公祠而分立兩龕於祠內祠凡東西兩楹五忠祠東龕後五忠祠西龕均南向附祀者主位兩旁東西向規制雖略而依棲於東山講學之庭與妙高峯朱張五忠祠同例諸生以時絃誦其側於以擔與知人論世之識生其秉彝好德之良作其廉頑立懦之氣俾亦千百年忠義之靈爽所

式憑者與後五忠惟劉烈愍公寄專祠陳節愍公何節愍公虛學錄公皆無一椽半俎之享國之人亦無有議及此者而林烈愍公士大夫且不能舉其名姓其事將於國史而佚於方志遂使二百年來炎光無遺事之傳俎豆乏肜劉之報赫赫忠魂致等於若敖之鬼嗚呼猶有人心忍漠視乎祠既成偕彭君敬謹致祭成禮而退爲記其緣起於冊且寄書大定歸語余戚陳君求所以備物垂久爲春秋牲殺器皿之供者陳君誠篤君子當必有以踐其言也道光二十有六年秋八月朔顯鶴謹記

重建新化南門城樓水晶閣暨補修城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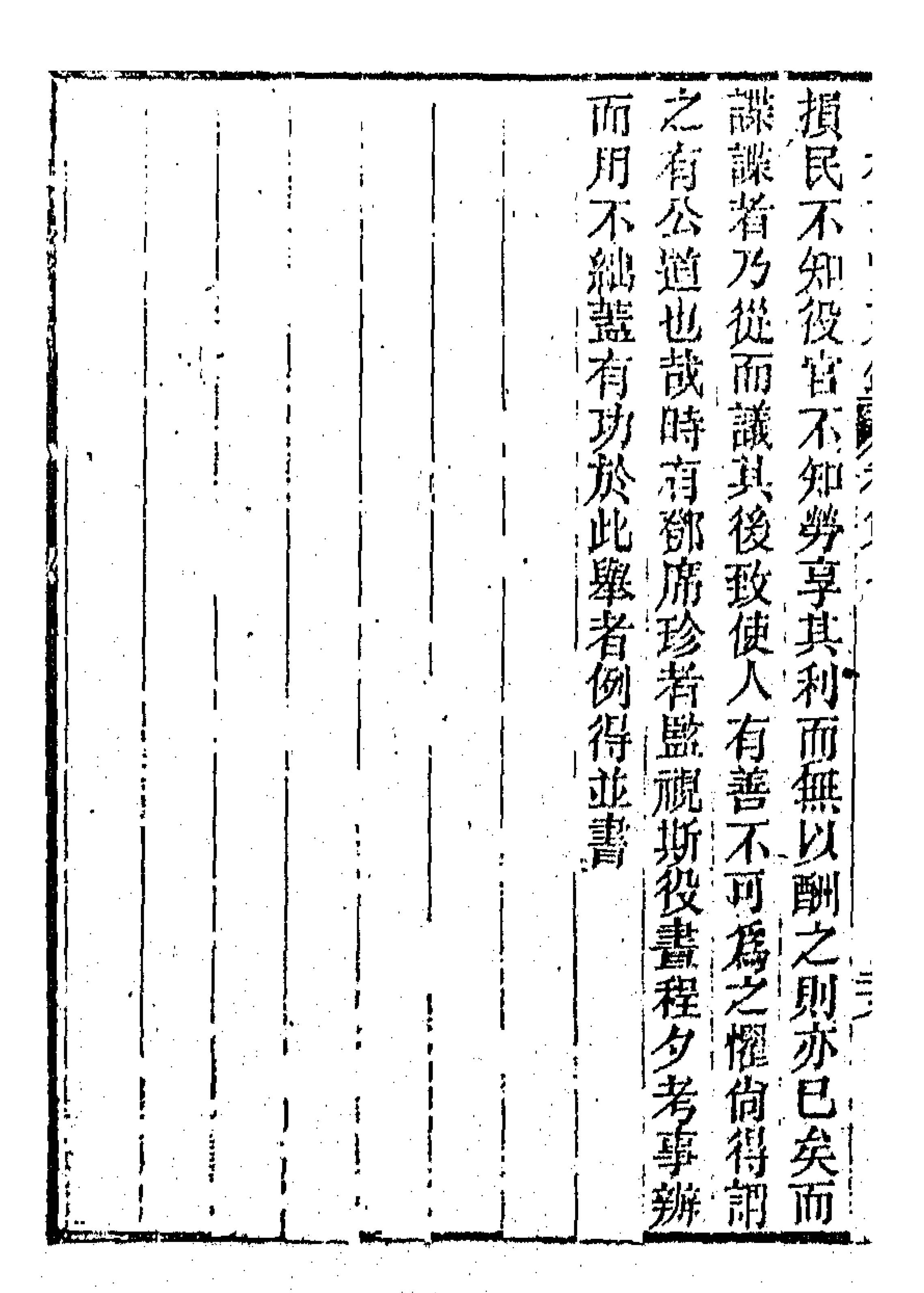
新化之置縣治於白沙也自宋熙寧始其由白沙遷於今治所也自宋紹聖始其肇築土城也自吳總制胡海始其建閣於城南樓名以水晶也自明知縣蕭岐始其易土城以石也自明知縣郭麟始先是縣城多火災永樂中吉安蕭侯來宰縣以縣南門面維山故名火旗因建閣於上祀水神以厭之景泰五年重修名曰水晶閣而災沴以少民適甯居顧土城易圮正德中郭侯麟創建石城明季復修加崇 國朝遞有補砌樓堞如故乾隆二十四年邑侯梁公棟循吏也令縣四載百廢具舉推水晶名閣之意取丁壬相制之義增庳加甃淵然油然煙火萬家譚譚萃處不

被災者六十年嘉慶末年戊己間有妄人緣而飾之丹碧焜燿如赤霞標舉天際又扁淩煙二字於上或過而歎曰邑其火乎已而東門數火最後焚城外居民暨縣學生員安生死焉邦人懲乃稍稍易朱以墨而淩煙之扁仍在也自是無歲不火道光二十年南門火延燒市廛民廬殆盡火越城樓而南燬城外數十家水晶閣燼焉其樓基城垣之蕩於煙燄者更無問矣衆方議重建議未成越月又火時晉寧胡侯方令新化深以爲憂集邑紳士耆老而大詢之於是劉翁金元年九十矣遣其孫卓詣縣自陳請出私財獨任不以累官侯義而許之乃蠲吉興工先從事於樓樓固南城門也以門爲基工巨而要爰戒徒治石粱而執

之哉而砥之既堅既平踰年樓成高四十六尺六寸深三十二尺廣五十三尺六寸重簷垂脊明廊雕欄壯偉閎麗而人不以爲侈遂龕其中奉元冥之神器用黑棟宇門壁皆黝尙水德也整齊嚴肅堅固精緻無有罅隙僚卒衆臨視曰美哉樓乎金元進曰未也請圖厥城城久石泐多頹塌居人緣而上甚者如戶限可履而過也乃撤其腐而新之因其舊而崇之踰兩年工成度高二十四尺圍長二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尺六寸崇墉完整屹爲巨望合樓與城都計用人之力積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八工用船之力積一千一百三十八號其良材堅石瓦甓五金之用以長計者大凡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尺以重計者大凡六萬四千

四百六十八觔以多寡計者大凡一十二萬又一百八十三件綁計費白金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九兩有奇可以爲大役矣凡起徒役動大衆先王愼之然用民之力費官之錢皆有程式著爲經三代之民未有出私財以助官役者漢以來如卜式之徒輸粟助邊朝廷郎予以美官書之史策自是以後嘗有軍興工役借助於民之事然一取一予事同令甲未有無所爲而爲者夫禨祥之說儒者不言然裨竈之徒言火如燭照不爽蓋五行生克辰宿順逆天人相與徵應休咎其理甚微而顯吾邑水晶之閣垂五百年矣一旦偶乖其制浸致大災修而復之無可緩者而城工與樓爲終始樓以棲神城以衛民捍災禦患均王政之大

端居生休戚利害所關三代聖王爲政之要不外於是周官尤詳著之以爲禦備今劉翁以篤老垂盡之年不謀之族不稽之衆毅然出私財以成此鉅工工成而翁卒遺命其孫勿請議敘蓋已無絲豪希冀　朝廷表異官府旌奬之心可謂無所爲而爲矣不尤偉與然非胡侯之豈弟誠篤有以感動之亦不能成事如此之速也翁名灝倫金元其字也少孤傭於人以忠信然諾起家終其身布衣粗糲老猶徒步曰吾窶人子也敢自泰耶其妻黄氏我所出也故知之詳其刻苦如此尤可敬也孫阜縣學生員寬潤以助修學廟議敘八品銜胡侯名廷槐字蔚堂雲南晉寧人今官零陵知縣是役也國人無鼛鼓之煩泉府無紙鈔之



損民不知役官不知勞享其利而無以酬之則亦已矣而諜諜者乃從而議其後致使人有善不可爲之懼倘得詞之有公道也哉時有鄧席珍者監視斯役晝程夕考事辦而用不紲蓋有功於此舉者例得並書

新化改建學廟記

新化學凡五遷而定今地自　國朝康熙四年內鄉于侯重建後歷百八十年之久雖屢經修葺規制仍舊難免偷陋語其褻越之甚亟宜更改者略有五端大成殿後即爲通衢與令尉署倚處胥隸與卒出入必經其褻一也正殿之後側有後殿爲崇聖祠今別爲徑路而離崇聖祠於殿東北荒圃中與民舍錯處其褻二也殿基低陷庭廡淺狹殿四周無明廊楯陛與戟門不繩直無崇基石闌之規乏環橋垂脊之制於典不合於體不崇其褻三也登降上下無步廊以蔽風雨更衣齋宿無定所以將誠敬麗牲之石不具庭燎之光闇如入學釋菜草率將事倉卒成禮其褻

四也屏牆以外即闕闕庭廡以內皆蓬蒿檽星泮沼僅存其名　御碑坊亭久昧其制合忠毅節孝於一堂祀名宦鄉賢爲曠典祭器之不備籥舞之久廢又無論矣其褻五也以茲五褻遂成三失致祭而不備物謂之失禮失而不知求謂之失學知其失而因循不改謂之失事蓋吾黨之士不能一日安者也百餘年來邦人君子相與安之蒙有惑焉嘗聒之同人商所以更正而事鉅工費且以殿後踏久不能驟廢議而未舉者屢矣歲庚子顯鶴客長沙晉謁胡侯將牮吾邑枉過下問求邑中最先之務顯鶴作而對曰敝邑褊小事無有重且急於興學者矣爲言其狀侯毅然以爲己任既抵任集國人而詢之衆志僉同乃首先

繼厥路令下肅然無敢越行一步者乃次度厥基宜增崇三尺利用築乃次度厥庭宜增長三丈利用拓乃案圖考典規四阿兩下之制丑揆圭測景之方制小而乖材狹而竊利用葺乃鳩工庀材千尋之木百仞之石致諸西南諸山琉璃之瓦雕鏤之吻而諸銅官湘渚其劣充牆壁甃地用者取境內淨土陶之乃籌經費所出不戒而孚不勞而集不紬而盈百物騰踴咄嗟立辦乃諏吉興工經始於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工竣都計大成殿五開重檐四注覆以黃琉璃吻脊瑚珉殿楹四高三丈許闊五尺有奇四周甃石前左右三出陛各九級丹墀石闌如制兩旁翼以步廊各一曲廊三聯檐通脊東西

廡各五間祭器樂器庫各一間庭中　御碑亭二重簷黃瓦視正殿楹以石鏤龍工倍南爲大成門三間覆以黃瓦門左右爲名宦鄉賢二祠祠左右爲更衣齋宿二所門外御碑亭二制視庭中亭東西迴廊各三間亭南爲櫺星門門南爲泮池環以鐵闌中跨虹橋石闌池南爲屏牆東西爲金聲玉振門門外爲下馬石牌牌外爲街門玲瓏門三東西環以鐵闌所以遠街道屏囂塵也後殿爲崇聖祠殿廡祠門步廊視正殿有殺凡殿廡門廊牆壁均丹雘地代甃以磚甃庭以石外庭以石以沙灰平坦光滑圍以紅牆屏以黃瓦崇聖祠之東爲明倫堂三間東爲齋房七間齋東爲尊經閣東爲文昌廟正殿後殿東西迴廊廟門均丹

祠左官廳右典守房廟前西牆夾魁星樓者爲忠義節孝二祠左右相距各三閒又以其閒造祭器五百七十事買歲修田若干畝凡費銀二萬四百有奇是役也工堅用實規制略備皆謹案會典尺寸照造主其事者知縣胡侯名廷槐助之成者訓導黃君名式常董其役者縣人袁章龍晏啟球陸陽鐸顧今邦歐陽垣李灝沐李澤棠張茂仁皆恪恭朝夕始終勤慎其考典鳩工不辭勞瘁則歐陽君垣之力尤多工成胡侯以在事諸君釀捐輸姓名不可湮滅也以其事屬轉上聞於朝得 俞旨議敘給職銜者三十六人時鄒中方有事於修志新化鄧顯鶴實與其事例纂入禮書而先記其略如此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七終

重修新寧城垣及四門城樓記

修城亟務也新寧於寶慶為尤亟以言今日之新寧則尤亟之亟也新寧之為縣本以控制苗猺猺民視省民五之一而皆聚處縣之西境宋之於水頭立治其勢獨偏西南者以夫猺故壤握猺峒之要害足以彈壓苗猺耳其地東連永陽南接全興北隣武邵西通城步而益溪八十里山即在縣南距治三十里而近往時立四隘以制諸峒實首益溪故益溪為猺蠻之關鍵新寧為楚蜀之門戶武邵之藩蔽而郡治所恃以安危者也故言修城於寶慶新寧為亟考之於古宋紹興閒有曹成之亂始即金城村為新寧縣治明正統閒有楊文伯之亂始移縣治於治西築土而

城成化間有邵武苗寇之亂始議改築新寧石城蓋新寧以備閩武邵無虞此往事也近十年間寶慶凡三用兵而新寧居其二申警郊圻愼固封守此猶可稍遲緩哉方藍沅賊之初平也衆議有事於城未及爲而雷再浩又變兩人皆崗猺而雷逆起黄卜一搖足即出盆溪以窺縣城與藍逆之趨威溪以犯武岡者雖縣迥殊而皆恃一城爲捍禦故曰今日之新寧尤亟之亟者也溫縣李侯以敏達精練之才來權邑令初至視事見城垣廢弛即毅然以修舉爲己任未幾雷逆蠢動侯偵知最早密聞於府府符縣窮治而未有以發也乃陰部勒士民議守禦練鄉勇當是時城中左右皆賊耳目洶洶欲爲亂侯命禽得內應姦細一人

立朝以狗道氣奪倉皇迺事失內援得懸帑撲滅於是觀
察使歸安楊公太守孝義張公聞變馳至駐縣境旦夕履
危城慨然曰邑小而偪屢被兵而無備若此人其謂守土
何令日之事以修城爲亟乃捐重金爲之倡而屬侯竟其
事侯乃大召國人而諄諭鼓衆之時大難初夷人心知警
聞風赴義趨公若家集費庀材犇石伐木若司會計若督
工匠竭蹷恐後蠶鼓弗勝溯城自成化時易土而石其時
主其事者爲都御史吳公琛守寶慶則謝貞肅公省皆一
時偉人君子黎文僖李文正二公有記今三百八十年矣
石腐材脆無可因倚惟東南隅基稍完因庳而崇可少紓
費工興衆以爲大工期堅固久遠未便遷就節省因一律

拆毀重造通用新鑿堅緻青石每方長二尺厚一尺廣視長少殺磚方長一尺廣五寸厚三寸都計四周長三百二十有九丈高一丈三尺女牆高五尺垛口六百一十有九四門城樓高聳壯麗門扇裹釘鐵葉如式又於東北隅添建佛郎機衛樓二高一丈三尺長二丈廣八尺垛口高五尺崇墉屹嶸高臺巨礮既可以寒黠猾之膽亦可以壯憑淩之勢先是縣人江君忠源懲藍逆之禍與其友鄒樹堂等以保甲法行於其鄉會知有變益團練可用至是各挈以入城助侯平城功最大府以聞膺懋賞忠源益感奮以軍興來所得錫賞銀幣之數不敢私請於大府願盡出以修四城門樓爲城工倡樓成屬顯鶴爲文以記未及爲術

學也非以爲名位也非以爲榮枉彼者皆我所不爲枉我者聊以完吾貞所謂天者吾不知而人則吾不暇與之爭

嗚呼此寳慶太守會寧柳先生之靈也而吾以信吾銘